

中国现代
文学馆
青年批评家丛书
第二辑

刘志荣 著

此间因缘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刘志荣 著

此间因缘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间因缘 / 刘志荣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6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ISBN 978-7-301-24331-2

I. ①此…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8471号



书名: 此间因缘

著作责任者: 刘志荣 著

责任编辑: 付文平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331-2/I·277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3.75印张 330千字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丛书主编 吴义勤

丛书总序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巴金先生倡议和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响应下，于1985年正式成立的国家级文学馆，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学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期刊以及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本、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为文化的薪传和文学史的建构与研究提供服务。建馆二十多年以来，经过一代代文学馆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成为集文学展览馆、文学图书馆、文学档案馆以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交流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学博物馆，并正朝着建成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中心、展览中心、交流中心和研究中心的目标迈进。

为了加快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中心建设的步伐，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从2011年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客座研究员制度，并希望把客座研究员制度与对青年批评家的培养结合起来。因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问题不仅是批评界内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于整个青年作家队伍乃至整个文学的未来都具有方向性的问题。青年评论家成长滞后，特别是代际层面上“70后”“80后”批评家成长的滞后，曾经引起了文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担忧甚至焦虑。因此，客座研究员的招聘主要面向“70后”“80后”批评家，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学术平台为青年评论家的成长创造条件。经过自主申报、专家推荐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委员会的严格评审，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招聘了两期共19名青年评论家作为客座研究员。第三批客座研究员的招聘工作也即将完成。

两年多来的实践表明，客座研究员制度行之有效，令人满意。正如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批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青年评论家在学术上、思想上的成长和进步非常迅速。借助客座研究员这个平台，通过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例会和学术会议，他们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姿态快速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场，关注最新的文学现象、重视同代际作家的创作，对于网络文学、类型小说、青春文学等最有活力的文学创作进行即时研究，有力地介入和参与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在对青年作家的研究及引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70后”“80后”批评家的代表，他们的“集体亮相”，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格局和结构，带动了一批同代际优秀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标志着“70后”“80后”青年批评家群体的崛起。鉴于客座研究员工作的美好成效和巨大社会反响，李冰书记在第一批客座研究员到期离馆时曾专门作出了“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要进一步扩大规模”的批示。

为了充分展示客座研究员这一青年批评家群体的成就与风采，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决定推出“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评论家丛书”，为每一个客座研究员推出一本代表其风格与水平的评论集，我们希望这套书既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收获，又能够成为青年批评家们个人成长道路的见证。丛书第一辑8本在2013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后引起了巨大反响，现在第二辑12本也即将付梓出版，我们对之同样充满期待。

是为序。

吴义勤

2014年春于文学馆

目 录

丛书总序 吴义勤 5

第一辑 此间消息

阿尼玛变形记

——马华作家张贵兴小说《赛莲之歌》的分析心理学解读 2

当代中国新科幻中的人文议题 27

童话诗人

——朋友常立，和他的“新民间童话” 46

先锋精神与小说创作

——三部作品的分析 51

荒诞，现实，以及“主义”？ 65

藉由现代文学经验，打开活生生的民间世界

——莫言四题 73

流水带来的，带走的……

——《秦腔》闲话 82

漫谈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 87

一些美好、安静而自然的事情

——读李娟散文集《我的阿勒泰》 101

昌耀在青藏高原：读他 1956—1967 年间的诗作	104
《内陆高迥》：细读昌耀写于 1988 年末的这首诗	121

2013 年长篇小说综述	127
--------------	-----

我们时代的内心生活 ——新世纪三部中国小说的解读	138
-----------------------------	-----

第二辑 短评随笔

王小波的两面	166
提前死亡者纪事 ——刁斗小说《我哥刁北年表》简评	169
读杜涯诗随感	171
时代与机运 ——“中篇小说与类型文学研讨会”发言稿	174
怀念绿原先生	179
白云苍狗，关山万里 ——读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	182
山河大地的声音 ——谈韩国电影《西便制》	185
集团对抗中个人的悲剧 ——谈韩国电影《JSA 安全地带》	187
凶案背后的社会心理 ——谈韩国电影《杀人回忆》	189
并非南极才有的疯狂 ——谈韩国影片《南极日记》	191

那样璀璨的青春也有忧伤

——谈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电影《花与爱丽丝》 193

通向死亡的梦想

——谈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电影《戏梦巴黎》 195

有关乡村流动电影的一点记忆 197

“无从驯服的斑马”

——由贾植芳先生《画传》所想到的 200

《解冻时节》整理后记 209

纸上的春天

——读贾植芳先生的《早春三年日记》 211

“把人字写端正”

——贾植芳先生《生平自述与人生随感》编选前言 215

最初的相遇

——关于陈思和师的一点记忆 219

第三辑 历史踪迹

门外读钱诗

——笔记五则 228

现代焦虑的精神超越：论《无名书》 237

特殊年代的精神活动

——“胡风集团”冤案受难作家的潜在写作 255

穆旦在一九七六 271

民间生活的追忆

——从这个角度读《李方舟传》与《缘缘堂续笔》 286

新的诗歌的诞生

——白洋淀三诗人“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 308

第四辑 批评闲话

审美批评的原创性

——谈张新颖的文学批评，一封和他的虚拟通信 332

批评的宽度

——评说张柠 348

关于“实感经验”问题的序言三篇 359

跋 373

第一辑

此间消息

阿尼玛变形记

——马华作家张贵兴小说《赛莲之歌》的分析心理学解读

近些年来，在跨区域华语文学的版图中，马华文学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独特风貌，也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兴趣。马华文学的一些优秀作家，如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黎紫书等，笔者皆有所涉猎，其中张贵兴可以说是印象最深的一位。张贵兴的写作，以对故乡婆罗洲的记忆和想象见长，其风格也颇有独特之处——想象力和词藻，犹如热带的雨林和草原，没有节制地疯长，放纵恣肆，葛藤纠缠，有时候色彩浓郁，对比突兀，也是热带特色。这样的作品，容易给人留下狂放不羁、才情不加检束的印象，但如仔细阅读，却也不难发现，它们其实也有其内在的结构。

在张贵兴的小说中，本文拟讨论的《赛莲之歌》^①，相对来说比较单纯，但即便是这样的作品，仍然表现出张氏独特的风格，而就其深层意蕴来说，笔者认为，此书完全可以从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开创的分析心理学的角度进行阅读。事实上，《赛莲之歌》虽被作者称为“自传小说”，但在记忆与想象之间，读者其实颇难划出清楚的界限，而从分析心理学的角度看，不论书中几分纪实、几分虚构，其中所书写的内容，都可以在“心理事实”^②的层面进行解读——从这个层面看，《赛莲之

① 本文讨论《赛莲之歌》，均依据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10月版，以下对该书的引用仅在引文后括号里标明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② 可参阅荣格在《飞碟：天空中的现代神话》中对于UFO现象的讨论，不论UFO在物理层面是否真实存在，它们都构成一种“心理事实”，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自有其含义。该文中译收入荣格的《天空中的现代神话》（张跃宏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

歌》可以看作是集体无意识原型在个体特殊的生命历程中导演和上演的心理戏剧，其中叙述者“我”与三位女性的生命交集和情感纠葛，更可以视为“阿尼玛原型”（男人身上的阴性特质）在叙述者的成长历程中易形显影的过程，而此过程之中所伴随着的现实与向往、记忆与想象、意识与潜意识的吸引推搡，使得热带少年的青春记忆，化成了一部错位纠缠却又曲径通幽的内心戏剧。

—

“我知道某个地方有一潭神秘而幽黑的水。”

（《赛莲之歌》，p15）

自从潜意识的理论提出之后，我们就深深地意识到，那些最深刻地触动和影响我们的艺术作品，不仅牵涉到我们的意识层面，而且深深地植根于和触及到我们潜意识之中的某种真相——某些莫可名状的追求、向往、纠结、冲突与和解。然而，真正触及到这一层面，其实并不容易，潜意识并不那么容易显露到意识之中，文学写作涉及这一层面，需要一些特殊的因缘与仪式，以便穿透日常意识制造的压抑和遗忘，面对某种更为内在的真相。

作为一种抵达意识底层的努力，《赛莲之歌》的写作其实有着比较自觉的意识，譬如小说一开始就写道：“……只有重新进入距离脑髓最遥远的那一片潮湿地带，才能使那些干枯萎缩的记忆再度复活……”（p10）在《序：假面的告白》之中，作者又这样写道：“……只有大量付诸于幻想，假设自己已抵达那座永远无法抵达的欲望岛屿。”（p5）就此来说，张贵兴特有的狂放恣肆、旁逸斜出、极力放纵想象与感觉的文体，一定程度上正起到了抵达潜意识层次的仪式作用——这样延展、枝蔓的文体所体现的特殊的热带雨林风格，企图触及的，一开始就不仅是特定的现实和自然，更是心理和欲望中的某种真实，在现实和想象、自然和欲望、文化和无意识之间，它所企图构造的，不仅是现实、自然和文化的岛屿，更是想

象、欲望和无意识的岛屿。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不难理解这部小说一开始就表现出的“不合常理”之处。小说一开始，就描写了叙述者也是主人公“我”的多次落水——在十五页左右（p11—27）的篇幅中，描写了不下八次：“我”出生时就被多产而粗心的母亲掉落于水中，“河水洗涤我身上的胎血和黏液，我的身子显得干净而清爽”，“脐带在医疗记录中则始终成为一个谜”（p14）；出生第三天，母亲在抱着“我”走出医疗中心经过一座独木桥时，“婴儿从母亲怀里滑下，像一条鱼跃入一泓水”（p15），乃至刚学会走路的“我”爬过“比我高出一个脑袋壳子的井台”坠入井中（p16），儿童时代半夜爬起步入新盖的猪圈后开掘的湖中，一直到初一时从中学附近的三十年前搁浅在海边的日军战舰船舷上“狼狈不堪地落下海去”（p26）——“我记不清楚这种事情发生过多少次”（p18）。

如此高密度的叙述，在作者的早年经历中或者有据，但从日常意识的角度看，毕竟显得不同寻常，不过，如从心理事实的角度看，则这种高频率的叙述实在不难索解。在精神分析学的创立者弗洛伊德那里，“落水”的象征早就被认为与出生有关：“表示分娩常用与水有关的事：例如入水或出水，那就是说自己分娩或自己出生。”弗洛伊德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象征实指生物和个人双重进化的事实：“不仅人类所由出的一切陆生动物都从水生动物进化而成——这是关系较远的一重事实——而每一哺乳动物，每一个人，都在水内经历第一期的生活——这就是说，作为胚胎时，生活在母亲的子宫的羊水内——所以分娩时都由水出。”^①弗洛伊德的弟子、后来与他分道扬镳的奥托·兰克（Otto Rank）则据此进一步提出“出生创伤”（Trauma of birth）的概念，所谓“出生创伤”，是指母体生产时的震荡对婴儿造成心灵上的恐惧及痛苦，此种恐惧和痛苦，影响人的一生，也令人类有着永恒的“回归母体”的愿望。婴儿在母亲子宫内时，周围是一片黑暗的充满羊水的空间，所以“黑暗与水”也象征了人“回归

①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1页。

母体”、停留到过去的欲望。^①如此看来,《赛莲之歌》一开始就频繁描述的“落水”体验,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可以认为乃是对于潜意识之中的“出生创伤”和“回归母体”愿望的描述。

这种对于潜意识的回溯,《赛莲之歌》的作者,其实多多少少有些自觉,譬如书中对儿时坠井经验的叙述,其中既有个人记忆的因素,也有对于种群记忆的追溯,涵盖了弗洛伊德所谓的“双重进化的事实”:

事后根本没有坠井的记忆,只有一种朦胧糊涂,它和水囊中的羊水、胎毛、脂肪、胎儿的扁平细胞和一丛红色枝桠状结晶状态的物质结合成共同记忆。裹在身上的胎脂使人怀念,吞吐碱性的羊水使人发狂。夜里我看见鲨鳍划过黑漆漆的海上,海豚跳出水面发出婴儿泣声,歌唱的鲸鱼群抛洒彗星状水汽。这是一种隐性遗传,他活在我的血液中,上一代将透过我传给下一代。(p17)

事实上,由于在母体之时,胎儿尚处于意识和无意识浑而未分的阶段,回归母体其实也意味着,回归到个体与世界、自然与文化、意识与无意识混而为一的“混沌”阶段。这同样也与水的象征不无关联,在精神分析中,“水代表的是无意识的力量,它神奇地扎根于人们心中,有时也包含着许多隐患。”^②人出生后,必不可免地从这种混沌状态脱离,但在早期阶段,却还与这种状态保持着密切关联,然而,潜意识中毕竟包藏着很多对于生存来说不现实的乃至危险的东西,这样,人的成长过程,由于现实、家庭、社会、文化和理性的力量,便不能不“凿破混沌”,一步一步从这种意识与无意识混而不分的状态脱离,这既是生存的现实需要,却也不能不带着永恒的分离的创伤(既是从母体,也是从自然),也因此必然不断地渴求着意识与无意识在更高层面的和解——人在梦、幻想与艺术中

① 参郑彦彦:《记奥托·兰克》,载《大众心理学》,2007年第12期。

② [英] 杰克·特里锡德:《象征之旅——符号及其意义》,石毅、刘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

的无意识流露，其实正是对这种和解的向往。

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可以对《赛莲之歌》中的返回水中的象征，作出更高层次的解读。小说对于一步步凿破混沌、在文化与自然、意识和无意识之中划出清楚的界限这一“成长的创伤”，有着精彩的描述——譬如书中对落水经验的描述，从最初的怡然自得，到之后的深刻恐惧，前后颇有差异，像小说中对出生三天后落水时的描述：

一群小虾冲向我的喉咙和食道，我打了一个水喷嚏，把它们射向一公尺外。在湍急的流水中、在解放的快感中翻滚、翻跟斗、翻上翻下……（p15）

如再联系书中描述儿时落水经验时对于“秽物”的叙述，正可看出对自我与世界、意识与无意识尚未彻底割裂时美丑、善恶、净秽等概念皆处于混沌状态的追叙。不过这种回归到原初的“解放的快感”，后来就变成了恐惧与窒息的经验，如书中对“我”上初一时最后一次落入海中的经验的描述：

几乎就在海水像针毡扎向我胸部时，我就觉得天旋地转、四肢乏力，像一只死猫沉入海底，我撑开的眼眶张满压力，一口一口吞吃着海水，而且就像被力大无穷的巨人抱在怀里，你愈挣扎就被抱得愈紧，愈快窒息，愈快尝到我熟悉的半甜半苦的溺水经验……（p26）

小说中对与母体和自然分离的创伤经验的记叙中，也始终包含着对于潜意识经验的叙述，譬如儿时由于“我”多次自觉不自觉地落水，家人后来不得不把“我”关在房中：

无聊时候，我困着了，梦见自己变成湖面的朽木、浮萍，湖底里的苔石、烂泥浆、小死猫。（p20）

如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种停滞和死亡的意象，正反映了意识和无意识分离时个体生命之中逐步滋生着的无力感。

二

我看见芦苇丛伸出一只大蜥蜴头颅，在我
逐渐靠近它时缩回芦苇丛里……

（《赛莲之歌》，p89）

从分析心理学的角度看，黑暗和水的象征的出现，意味着对于潜意识中的真实开始进行正视。^①《赛莲之歌》第4节所叙“我”对油画《希拉诗和水妖》的幻想与冥思之中，美少年希拉诗（许拉斯，Hylas）从英雄鹤秋里凹（赫拉克勒斯，Heracles）身边逃离，接受水妖的诱惑，在水妖（宁芙，Nymphs）之吻中消失融入“水”中，从一个方面解读，正显示出了正视潜意识的呼吁，意识与无意识、自我与世界重新达成和解的欲望——然而，也正如这一故事显示出的，潜意识的欲望也包含了许多危险的乃至致命的力量（譬如意识被潜意识吞噬），正视潜意识的呼吁和要求，这一伴随着人格成熟（荣格谓之“个体化”）过程的心理戏剧，注定了不可能波澜不惊，而是充满着回环曲折。这一内心之中的“奥德赛”，既会给予我们一些与众不同的经验与启迪，也布满着暗礁、旋涡之类的危险……

在对隐没于意识之下的心灵黑暗面的探寻之中，我们不仅会面对一些被压抑的个体经验的因素，而且会发现一些个体经验之中没有根据、但会对我们产生巨大影响的东西，后者正是荣格所发现和命名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从这个角度看，在“我”对《希拉诗与水妖》的冥思之中描述的“希拉诗”、“鹤秋里凹”、“水妖”等形象，都可以看作“我”的一部分，如果把“希拉诗”看作“自我”（ego）的代表，他所欲逃离的“鹤秋里凹”正是阴影原型（the shadow）的显象，“水妖们”则是“阿尼玛”（anima）原型的形象化，希拉诗逃离“鹤秋里凹”的控制，接受林中泉水

① 参考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一文中的有关讨论，中译收入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三联书店，1987年。